

# 联合国



# 大会



#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34/621

S/13589

26 October 1979

CHINESE

ORIGINAL: FRENCH/ENGLISH

大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61, 74, 84, 87 和 123

粮食问题

消除宗教上一切形式的不容异己现象

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

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

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

柬埔寨局势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四年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递关于“河内当局对柬埔寨和对人类犯下的罪行”的文件，备供参考。

请将本文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61, 74, 84, 87 和 123）和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散发。

民主柬埔寨常驻代表

秀蒲拉西（签名）

## 附件

### 河内当局

#### 对柬埔寨和对人类犯下的罪行

河内当局对柬埔寨的侵略，特别是它们为了削弱柬埔寨人民对入侵及并吞的抵抗而残忍地对柬埔寨人民执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使河内当局露出本来面目，让举世看到它们的霸权主义野心目标不仅限于柬埔寨和老挝，而且遍及整个东南亚。

越南的扩张主义由来已久。早在十七世纪，越南人就从东京（今日的越南北部）长驱直下，并吞了伊斯兰占婆王国（今日的越南中部），以致占族人民荡然无存。

在并吞了占婆以后，越南扩张主义者继续南下，直至近代（一九三九年），它们兼并了同耐河以西和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即今日的越南南部）65,000平方公里的柬埔寨领土。

河内当局顽固推行区域扩张政策，对柬埔寨人民和全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侵犯柬埔寨人民国家权利和种族灭绝罪行）。

#### 一、侵犯柬埔寨人民的国家权利

自从一九三〇年越南共产党（以前的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以来，即以建立一个由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组成、由越南统治的“印度支那联邦”为目标。“印度支那联邦”只是越南企图吞没柬埔寨和老挝的一个步骤，就象越南吞并伊斯兰占婆王国和占族人民一样。这同时可以作为一个跳板，让越南扩张到整个东南亚。

这就是在整个柬埔寨民族解放斗争期间的正式口号“越南—老挝—柬埔寨的特别团结和友谊”背后的含义，这个口号变成分裂和颠覆柬埔寨内政的政策。所谓“越南—柬埔寨特别团结”，实际上只不过是河内当局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一连串背信弃义的罪行。

越南扩张主义者的目的是想趁世界不注意时不动声色地并吞柬埔寨，就象他们通过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八日签定的所谓“友好合作条约”兼并了老挝那样。因此，从一九四七年柬埔寨人民的第一次民族解放斗争开始，越南派遣大批特务渗透到柬埔寨，破坏政府和肆意进行颠覆，企图发动政变和暗杀坚持独立的柬埔寨领袖。在五年民族解放战争期间（一九七〇—一九七五年）及其后，他们不断进行上述种种奸诈的活动。

在五年战争期间，越南扩张主义者利用柬埔寨庇护区和柬埔寨人民和政府给予他们的其他援助，特别是粮食、通讯系统和医院，制造在柬埔寨解放后立即夺权的条件。他们想设立越南—柬埔寨联合指挥部的企图失败后，竟于一九七〇年五月在柬埔寨军队和国家机关中另组平行军队和平行政府机构。他们把柬埔寨解放军的中国军事顾问几乎全都抓了起来，不让他们参加战斗。

在同美国当局进行巴黎谈判期间，河内当局篡夺了柬埔寨合法政府决定柬埔寨命运的权利。他们公然向世界宣告他们决心破坏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要将它变成越南的卫星国。他们企图利用一九七三年的巴黎协定来迫使柬埔寨人民放弃民族解放斗争，将命运放在越南手中。然而柬埔寨人民爱国热情高涨，坚决保持他们的独立，决定单独作战。柬埔寨人民付出重大的牺牲，终于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恢复了国家独立和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利。

柬埔寨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希望和平生活，更希望在互相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严守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包括越南在内——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但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一直在打击这种深切的热望，践踏柬埔寨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

如果没有柬埔寨政府和人民提供的大量援助，如辽阔的避难所、医院、通讯网、交通工具以及数十万越军的粮食，河内当局是不可能解放南越的；这是不争的事实。越共是从柬埔寨领土上发动攻击的。

南越解放以后，民主柬埔寨政府要求越南政府从柬埔寨领土内塔拉纳基里和蒙多基里两省境内撤出民族解放战争以后仍然留在柬埔寨境内的军队，最迟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底撤出。越南拒绝了。更恶劣的是，越南军队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早晨开始攻击柬埔寨军队。他们在边境沿线对柬埔寨军队展开一连串的攻击，例如：在干丹省的戈昂三诺，越南军队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开始攻击柬埔寨。尤其恶劣的是，越南政府开始派遣其国民沿着东部边界在柬埔寨境内安家落户。有些地方，越南人的房屋就建在柬埔寨领土上。在其他的方面，如波萝勉省的平佐，越南政府实际上将其国民迁到柬埔寨境内安家。

这样，在边界沿线所有地方，从腊塔纳基里省到贡布省，越南军队进行挑衅活动，侵犯柬埔寨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越南政府还派遣军队进攻柬埔寨的岸外岛屿，企图夺取暹罗湾的塞岛、特梅岛以及塔基埃夫岛。一九七五年五月底，越南海空部队进攻并占据了柬埔寨的卫岛，引起举世震惊。因此，显然越南政府在向柬埔寨逞其霸权政策，企图以武力征服和并吞柬埔寨，使其成为“印度支那联邦”的一部分。这个联邦还将包括老挝在内。

柬埔寨的政府和人民一向反对越南的区域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但是，由于他们决心维持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和平与合作，柬埔寨的高级领导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到河内就柬埔寨与越南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条约的基础是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互利。假如越南方面同意这项条约，则柬埔寨、越南以及该地区的所有国家的人民现在都会一起过着和平、安全、进步和友好的生活。

越南当局迷于在柬埔寨、老挝和东南亚建立霸权的野心，不让柬埔寨人民独立生活，维护他们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而用尽一切手段来并吞柬埔寨。因为，没有柬埔寨，它就不能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用作跳板来实现它在东南亚的扩张主义阴谋。

越南在柬埔寨境内的第五纵队被捕后揭露，河内当局的根本目标是沿着柬埔寨边境施加压力和挑衅以求：

阻挠柬埔寨政府组织起来巩固其国防上所必须的国家行政权力；

支持越南在柬埔寨境内的第五纵队的活动，第五纵队企图制造条件颠覆民主柬埔寨政府，使越南当局能夺取柬埔寨的政权，扶植傀儡政府。

这段期间，民主柬埔寨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应付颠覆和破坏行动、阻止暗杀柬埔寨官员的企图和越南第五纵队所搞的政变，一方面还要对付越南军队施加的压力和对边界的侵犯。

这个阴谋失败以后，越南当局决定公然侵略柬埔寨，先是在一九七七年后期，后来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一九七七年年底，河内派遣十四师军队沿着柬埔寨东部边界——从拉塔纳基里到贡布——全面侵犯柬埔寨。越军先头部队顺着第二十二号和第七号国家公路前进，意图夺取湄公河以东的所有柬埔寨领土。另一支攻击部队企图控制第一号国家公路，夺取乃良和柴桢两个省会。在东南方，越南军队企图攻占茶胶市。河内当局的想法是，假如它能够不发一枪一弹就夺取柬埔寨，符合它“闪电攻击，闪电胜利”的战略，那么世人就不会有反应，会把它当作柬埔寨的内政而不予置理。它在金边搞出来的傀儡政权就会在柬埔寨恢复一个越南式的“和平”。

但是，越南一九七八年一月六日的军事败绩迫使河内当局修改计划，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动大规模攻击。

下面的证词刻画出越南在柬埔寨的霸权政策。

1. 岑金的证词。三十九岁，少尉，越南特务（住在越南南部建丰省越钻县越钻公社明琅），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四日在柬埔寨的平岛被捕。他说建丰港港务长告诉他：“越南和柬埔寨之间长期不睦。我们抓住这个机会袭击柬埔寨，并吞柬埔寨。柬埔寨不敢抵抗，因为我们势力强大，历史也比柬埔寨悠久。我们将在一九七八年年底攻占柬埔寨，一九七九年就可以控制柬埔寨。我们会派遣专家和技术人员勘探铁砂、金矿和宝石等原料。找到这些原料后，立即运返越南，使越南更繁荣、更强大。此外，我们会把所有的橡胶园、稻田和良田统统交由越南

人耕作。柬埔寨土地肥沃，到处是稻田和森林，不象目前越南那样有贫穷和饥荒。我们胜利后，就会让我国人民到柬埔寨安家落户。至于柬埔寨人民，我们要把他们彻底消灭。柬埔寨领土将成为越南领土。越南就会变成富庶的大国。没有人敢和我们开仗。我们不计代价务必在一九七八年底攻占柬埔寨。我们会使柬埔寨象占婆一样消灭”。

2. 陈文通少校的证词。第九师（由金福上校指挥）付参谋长，三十四岁，生于宁平（越南北部），一九六三年加入越南共产党，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日在柬埔寨领海被捕。

陈文通少校供称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在河内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政治学校修读政治课程。他的导师崔上校教他：

“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是在一个‘印度支那联邦’内的兄弟国家。因此，我们必须保卫这个联邦，使它强大。越南国力强大，是仅次于苏联的共产主义国家。因此越南是东南亚，特别是印度支那的大国。越南是‘印度支那联邦’的堡垒和基础。它是印度支那共产党之首。印支战争后我们就是印度支那的老大哥。因此，我们必须维护印度支那共产党之首的威信。身为联邦的老大哥，我们必须捍卫印支革命，为印支革命的前途负责。同时，我们必须翼护我们的小弟弟。我们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必须服从我们……”

“印度支那革命终于胜利后，我们越南人得特别当心柬埔寨，因为柬埔寨老持异议……”

“每个干部都应当彻底明白他的职责，肩负起对党的责任。作为印度支那的领导人，他应当紧跟党的路线。我们的任务是为印支三国训练和教育干部以及建立军队。联邦三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各方面处处都得有越南干部。我们必须训练从上到下各级干部，以便能够处处加以控制。学校的教育目的主要是训练联邦干部。”

谈到侵略柬埔寨，他说：“一九七五年七月，第九师第十九团接到命令要在睦化地区扎营，第十八团要在安江省的萨姆山上扎营。在那时候，我的部队对柬埔寨发动了两次攻击。

“第一次，我队深入茶胶省（柬埔寨）七英里。而我们遭遇到柬埔寨军队的巨炮反击而被迫撤退。

“第二次，我队再度深入茶胶省（柬埔寨）大约九公里。柬埔寨部队用巨炮比第一次更强烈地反击。我们被迫撤退。

“一九七五年八月，我团由“三黄星”师接替。我队获得补充。

“一九七六年二月，我团被派往增援在河仙的第七师。

“一九七六年二月至六月，我团在发上校指挥下，又攻击侵入柬埔寨两次。第一次向茶胶市方向深入10公里。但柬埔寨军队以步兵和重炮猛烈反击，迫使我们退回。

“第二次，我队深入茶胶省12公里，但受到柬埔寨军队以步兵和重炮猛烈反击，被迫撤退。

“一九七六年八月，我队深入茶胶省14公里。遭受猛烈的反击。

“一九七七年二月，我队回到河仙。

“一九七七年八月，我们的目标仍是茶胶省。如果我们能够攻下这个省，我们就在那里设立一个安全基地。我队又攻击并侵入柬埔寨两次。

“第一次，深入茶胶省14公里。柬埔寨军队以重炮反击。

“第二次，我们再度设法推进柬埔寨14公里。但柬埔寨军队的反击是前所未有的强烈。我队被迫撤退……战事持续了12天。”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队参加了在河仙的战事。深入柬埔寨境内8公里。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我第九师第十八团在富国岛部署。一九七八年

一月，文上校告诉我，我们党中央委员会计划攻下茶胶省。他说我们将在一九七八年三月中拿下整个茶胶省。我们党已将前线指挥权交给甘将军，他在许多前线作战中积累了经验。按计划，我们要在我们占领茶胶省内逐步地设立一个新的政府结构—首先在村庄、公社和地区一级，最后在省级。在设立这个权力结构时，我们要把重要的工作给我们从河内来的同志，作次要的工作给同我们一起生活、工作并且亲越南的柬埔寨人作。

“在我被捕之前，我见到北越的人民被带到南边的安江与河仙省。抵达河仙的已超过十万，他们在河仙和建良之间沿途扎营，有七公里之长。这十万人是不算在将来要来准备移居茶胶省以接管全省的90万人之内的。这群人是要组成核心，因为他们是由退伍军人和伤兵或阵亡军人的家属组成的。

“文上校并说，在拿下茶胶省之后，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坚固的军事基地来攻夺柬埔寨的其他省。我们还要拿下柬埔寨的岛屿。这是为什么文给了我侦察柬埔寨领海情况的工作。他并说我们应非常谨慎地保障未来，使我们能够享有征服柬埔寨的成果。按照这个计划，我们首先应夺取富国岛附近的柬埔寨岛屿，然后夺取其他岛屿。同时我们也应攻击大陆。

过了不久，白少尉指挥的第二情报队在柬埔寨领海执行了侦察任务，每日向第18团指挥官文上校报告。文上校于是命我去侦察柬埔寨领海的局势。一九七八年一月二日至十五日之间，我出动了两次。

“第一次，黄，洪和我乘了一艘牌照号码VT 1320的船，驶向柬埔寨领海水域，我们深入这些水域五公里，抛下锚，再坐一只小船到最靠近富国岛的一个柬埔寨岛上。侦察了岛上的情况后，回到船上，驶回富国岛。

“第二次我作了同一次一样的航行，但这次是去侦察柬埔寨海岸。我沿着海岸驶了大约20公里，详细地观察了情况后，回到富国岛我的部队，向文上校报告。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文上校告诉我有三、四艘船每日在富国岛西面大约



15公里的柬埔寨水域中来往。他命我们三人小队去侦察该地点的情况。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日，黄、洪和我们伪装渔民，把船开到柬埔寨水域文上校所指的地点。我们整个早上都装作渔民，但没有看到任何船只的行动。于是我下令回富国岛。忽然间，大约是中午时分，一艘柬埔寨汽艇逼近我们，就在我们进行侦察的柬埔寨水域逮捕了我们。

3. 越南侦察队副指挥陈文修（罗中尉）的证词：

“我叫陈文修，人称罗，22岁，生在同塔省拉多地区谭甘东公社甘华村。

- 父亲姓名：陈文宏；
- 母亲姓名：元子薇；
- 参加革命：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
- 参加胡志明共青团：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
- 参加越南共产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
- 在第一师，第320团，第5营第3连服役；
- 军阶：中尉；
- 职位：第5营，第三侦察队副指挥；
-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柬埔寨领土内12公里处被捕。

我在进入柬埔寨以前的活动：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我队扎营于越东边界。学校教导我们许多事，我们必须：

1. 攻击柬埔寨以便夺取这个地方；
2. 攻击柬埔寨，使它参加越南控制的印支联邦；
3. 夺走柬埔寨的米、牛、家禽、猪和其他东西，运到正在闹饥荒的越南；
4. 上述各点应予保密，这些是国家机密；

5. 并保守军事秘密，特别是有关军事单位，部队编制，武器和弹药；

6. 被捕时不可透露身分和生平，不可承认任何事。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在阳和学校时，五辆货车载我们往沙沥方向走，经高岭路，抵达洪御。三辆货车在继续前进，其他两辆则在抵达洪御之前就停下。我们乘船沿洪御河而下，经过洪御镇，转到沿着边界的格隆河或安河上。

在抵达边界时，我见到了我的团，第320团，沿着格隆河驻扎，有10公里长。第1营是重炮营，驻扎在更外面。第5营是由地区部队组成，驻扎在距第1营两公里处，距第5营两公里处是第2营正规军的驻地。第3营也是正规军，驻在距第2营两公里处。第4营是正规部队第一师的侦察队，驻扎在距第3营两公里处。

抵达我的单位时，我注意到部队已经作好战斗准备。每营至少有一百五十人，在四名或五名苏联人的协助下由二十名北越干部指挥。一般每一团大约有二十名苏联军官。苏联人都改用越南名字。武器也都准备就绪。有两门105毫米炮，61毫米和60毫米迫击炮，B-40，B-41，和M-79型重机关枪，中口径机关枪，AK自动步枪，CKC半自动步枪，口粮有干饭和罐装的水。

各个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后，德先生召集了十个人开会，我是其中之一，他派我去和柬埔寨村里一个姓洪的人接触，取得有关柬埔寨军队，村里人数等情报，以及探看一下巡逻是否严密，战壕是否坚深，地形是否适于展开攻击。我还受命查看柬埔寨那边家禽、稻米和其他粮食的供应是否充分。取得这些情报后，回来向他报告。然后他将派遣军队攻击柬埔寨，夺取所有这些粮食。

然后德先生给了我们，陈光，汪工力和我另一项任务。

早上九点，我们的部队渡过了界河，走过一片原野，那里草有我们的膝盖那么高，又前进了一公里，到达了一片芦苇林，当中有一条小径。在苇林走了两公里后，我们来到了一片原野，再走一公里我们碰到一条运河。在那里遇到一个人，我问他：

你是不是洪先生？ 他说是的。 我说，我是德先生派来的。 我按照德的安排来看你，以便和你一起了解一下情况。 洪回答说，如果你是德派来的人，晚上十一点到那边的芦苇林来碰头。 我会用火把作记号。

之后不久，我们回返部队。 当天晚上，按照早上与洪先生作的安排，我这组人与阮成方组的人再度出发。

阮中尉那组有七个人，阮成方中尉连长亲自率领这个侦察小队，成员有：武文仁，陈光伦、阮文宗、武文言、吴文比音和吴文来。

过河之后，阮把我们分成两组。 他率领他的一组走左路，我率领我的一组走右路。

按照早上的安排，我与洪于晚上十一点在约定的地点碰头。 这次他带了四个其他人。 他把我们领到一个村庄，查看情况。 我注意到村庄很容易攻击，因为村里人口不多。 村庄位于柬埔寨境内十公里处。

然后洪带我们去侦察第二个村庄，它离第一个村庄两公里远。 我注意到村内人口很多，而且地形不适于攻击。 因此我们还不能攻击这个村庄。

那时正是清晨两点了。 我们这组人差不多在天亮的时候回到部队。

我向德先生报告：我们可以攻第一个村庄，因为那里人口很少。 第二个村庄人口众多，而且地形不适于攻击。 因此我们还不能加以攻击。

洪先生当天晚上就作了攻击的部署。 他命令我们小组再去侦察情况。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两点钟，我们这个三人小组出发进行侦察，为军队发动攻击开路。 六点钟我们到达了运河所在的平原，就是我们前次碰头的地点。 我们遇到柬埔寨军队伏击，就此被俘。

这些证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提供的证据清楚地证明了越南在柬埔寨和东南亚的扩张政策，证明越南武装部队进行侵略破坏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期动摇其政府，吞并柬埔寨。

一九七八年一月六日军事上遭遇的惨败以及一九七八年五月政变的企图遭到了同样惨痛的失败，迫使越南当局发动了比一九七七年的规模大得多的另一次攻击。

对于这个问题，法国《世界报》驻东南亚记者罗朗-皮埃尔·帕兰戈，写了以下报导，其标题为“越南与柬埔寨的冲突是如何开始的”和“自一九七八年二月以来，河内就在准备推翻红色高棉政权？”

“最近透露了一些金边与河内之间危机发展情形的细节。一九七八年七月，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旱季一开始就向民主柬埔寨发动全面攻击。作出这项决定的原因是对于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的颠覆政策失败了，该年二月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颠覆政策的失败，那是在河内与金边冲突公开化之前两个月，也是越南提出谈判解决计划后两个星期。

“那届会议上，越南领导人决定支持红色高棉党政机构内赞成与越南团结的人搞政变。政变后将‘解放’柬埔寨湄公河以东地区。外交部长英萨利先生谴责这项阴谋时说，政变是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与‘长久以来听命于河内的渗透者’合作炮制的。

“紧接着政变的失败，河内电台自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以来首次报导柬埔寨东部有内部反抗运动，并准许用其广播设备，呼吁向红色高棉发动全面起义。越南同时在训练越南境内的柬埔寨难民，这些人成了一九七九年一月成立的金边政权的行政和军事骨干。”（世界报，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我们还要提到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世界报发表的另一篇目击者的报告。根据越南人民日报，主编，黄松先生的说法，“一九七〇年就在讨论推翻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政权”的可能性了，那是一九七五年柬埔寨解放之前五年。

世界记者的报导以及上面揭发的情况证实了：

1. 河内当局干涉柬埔寨内政的政策，以及有计划地侵略柬埔寨的政策，使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河内当局的践踏和蹂躏。

2. 越南第五纵队在柬埔寨进行罪恶活动，他们的任务是通过颠覆、破坏、暗杀和政变来推翻柬埔寨人民正当合法的政府。

3. 河内的欺骗宣传是缺乏根据的，它为了达成在柬埔寨的扩张目的，伪称柬埔寨出现了“人民起义”，它是基于“国际主义责任”进行干涉的，但整个国际社会都知道，二十万越南部队的武装干涉是最严重地，蓄意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的各项基本原则。

但是越南的罪行还不止此。今天，河内当局在柬埔寨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它要消灭柬埔寨民族和文化——这是最严重最野蛮的罪行。这是对人类全体的罪行。

## 二. 对柬埔寨人民进行种族灭绝的罪行

河内当局在柬埔寨执行种族政策所造成的灾难已达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正义和人道主义的人民、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都对此感到震惊和焦虑。

越南扩张主义者为了打击柬埔寨人民追求独立及对侵略和占领进行英勇反抗的意志，竟采取种族灭绝政策，调动二十多万军队在柬埔寨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除了推行这一残酷、卑鄙无耻的政策以外，越南政府为了其罪恶目的，还故意利用“饥荒”为武器来消灭柬埔寨人民和把它拥有最现代军备的二十多万军队从泥足深陷的战争中拔出来。

在这方面，《华盛顿邮报》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二日发表一篇题为：“越南：种族灭绝”的社论说：

“越南在对一个种族采取种族灭绝政策之后，又立即转过来对付另一个种族。作为致力于统治整个印度支那半岛的明显行动的一部分。河内迫使成千上万的、甚至数以百万计的柬埔寨人遭受饿死的威胁。这些人民被驱赶离开家园进入荒芜地带，在柬埔寨进行战争。特别是越南人在这里试图利用破坏农作物和不给予粮食的手法来进行其政治控制……”

“河内的计划的一部分似乎是利用所谓的“粮荒”来解决扩张主义者眼中的柬埔寨的实际问题：柬埔寨人的存在。种族灭绝绝不是某项政治决定的偶然产物，它很可能就是这项决定本身。越南看来甚至不想让在它控制之下的柬埔寨人获得救济免遭饥荒。”

在这十个月的侵略战争中，河内当局犯了下列滔天罪行：

- 越南军队屠杀了五十多万柬埔寨平民，其中包括男女老幼，
- 另有五十多万人饿死，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
- 有数十万人被赶离家园，成为流亡泰国处境悲惨的难民。

事实上，柬埔寨七百万人民全部都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野蛮的战争的受害者。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乔森潘在就柬埔寨的难民问题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报中提请他注意这个问题现在节录如下：

“这个问题是由于河内当局推行的侵略战争而产生的。河内当局蹂躏柬埔寨，处处破坏，使柬埔寨人民遭受名副其实的灭绝种族屠杀。这个战争给泰国政府带来了重重的困难，而且严重地威胁泰国的国防、安全、经济和整个社会。

河内当局的野蛮侵略战争造成了空前未有的种种困难。但是民主柬埔寨政府仍然同泰国政府一起努力，寻求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这个目的，它对所有柬埔寨难民给予照顾，让他们分阶段几千人一批地返回自己的国土，并逐步地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问题。但是，我们为彻底解决柬埔寨难民问题而屡次作出的努力都不能成功，因为每一次越南侵略军都对平民继续进行扫荡和攻击。为了逃避越南的屠杀，柬埔寨平民不得不再次逃到泰国暂时避难。

这些难民的命运是特别悲惨的，比其他难民的命运更为悲惨。实际上，所有这些无辜的人民都是越南侵略者进行的破坏战争和灭绝种族屠杀的直接受害者。他们跑到那里，就在那里进行屠杀和抢劫，毁坏和掠夺全部的收割、稻家畜和住房。幸免第一次屠杀的那些难民，面对着越南军队的侵略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逃跑。每一次逃跑的时候，所有的家庭都毫无例外地惨遭分离或死亡或受到越南侵略军在农村、公路或森林里的机枪扫射、轰炸和枪炮的连续射击。连老年人、儿童和怀孕的妇女也惨遭杀害。这种情况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A/34/331）

这一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特别是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在十月十九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以下极为动人的讲话：

“我要借此机会同大家见面，因为现在国际社会目睹一个国家的悲剧。这个悲剧是史无前例的。当然，我指的是柬埔寨人民的命运。据许多报道这个国家已失去一半人口。柬埔寨人民正饱受痛苦，惨遭浩劫。”(SG/SM/2810-ICBF/1439)

越南对柬埔寨进行种族灭绝的罪行的例子

以下是几个这种滔天罪行的例子：

a.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越南的侵略军队在茶胶省基里翁县离越南边界二十公里的登山村屠杀约二万名来自柬埔寨克龙区的男女老幼。在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期间，他们为了摆脱压迫，从南越逃跑到柬埔寨。

b. 一九七九年一月，河内当局在金边屠杀无法在越南的侵略军队抵达以前从医院撤走的二千名病人和伤者。

c.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柬埔寨西北部，诗梳风附近的尼米，越南侵略者俘获属于农业生产队的五十二名少女，她们被集体强奸，然后被杀死。

d.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在贡布省楚克县和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八日在茶胶省县，越南侵略者集合百多名居民，包括小孩和孕妇，用汽油把他们活活烧死。

e.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在茶胶省列博合作社，越南侵略者把几十人捆绑起来，吊在树上，并使这些受害者流血，饱受折磨，慢慢死掉。

f. 一九七九年四、五月间，越南的侵略军队在贡布省屠杀数以千计的激烈反抗他们的合作社社员。他们将几百名受害者枪毙，然后扔到海里。



g. 四月初在茶胶省，特别是列博合作社，越寇抢走拒绝做其奴隶的高棉爱国者的婴儿，把他们抛起来后用刺死。

h. 越南侵略者大量使用化学毒品。这些毒品留在树叶上，形成小滴，任何人接触到它就会头晕昏倒，吐血，痛苦不堪，在二十四小时内死亡。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八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甘榜斯伯省基里隆以北的普农列多尔额有八个人死于这种化学毒品，九月五和六日在戈公省安当杜和特莫邦有六个人丧生，十月一，三和四日在德望省以西的地区有十五人丧生。

i. 一九七九年十月五日在巴文（马德望省）沿着蒙哥比里河的地方，有三十名越军把一百名正在收割野稻的老年人、儿童和妇女包围起来，接着杀死他们，这些人住在越南侵略者暂时控制的地区，由于越南侵略者掠夺和破坏他们的土地、稻米和庄稼，他们要到处觅食，以免饿死。

j. 一九七九年九月，越南侵略者在甘榜占省戈芝巴县杀害三十三名手无寸铁的人，其中有八名儿童。他们掠夺和摧毁六百公顷的稻米、玉米和木薯以及一千五百公顷新近插下秧苗的稻田，并且摧毁了五十间房屋、十二间学校和六间医院。

越南侵略者在柏威夏省罗文县破坏了一百十公顷稻和另外一百公顷最近秧苗的稻田，他们抢走一百头牧畜，六十支猪，烧毁十五间房屋、三间学校、两间医院并杀死了十三个人。

### 三 河内当局践踏柬埔寨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罪行

越南侵略军不但侵害而且彻底破坏了柬埔寨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一切权利，这简直是不用说的。正值柬埔寨国家的存亡危在旦夕的时候，要谈这种权利是否存在柬埔寨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让我们指出，河内当局阴谋诡计是要在柬埔寨“摧毁一切”。

柬埔寨这片保存着古老、灿烂的吴哥文化，并有丰富艺术、文化宝藏以及自然和农业资沅的大地，从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底柬埔寨人民靠自己的技能把它变成了绿油油的大地，到处都是水坝、水库、浇灌渠和一望无际的稻田。所有到访的外国来客都可以证明这项事实。

#### 1. 《远东经济评论》在它的《一九七九年亚洲年鉴》中指出：

“……八月时，日本驻北京的一群外交家和派驻使馆内的一位经济学家访问了柬埔寨。根据这个团的报道，他们所获的印象是，人民并不缺乏粮食。供应似乎很充裕。蔬菜很多，水果也很充裕，而且人们还养猪，猪肉是伙食的一部份……那位日本经济学家觉得农业的情况比解放前好，灌溉比以前更有条理。该日本访问团认为波尔布特政权是稳定的……”

“柬埔寨在农业上的明显成就，尤其在种植稻米方面，是由于兴建了简便而作用大的灌溉水库，改善了水坝，因而更有效地储存了水流，并且还建筑了水库……”

“由于这些水利工程完成，全国三分之一农田有水灌溉。该日本访问团说，有些地方稻米已经一年两熟。南斯拉夫的团员说，有些人工湖储水量达2亿立方米左右……”

2. 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批南斯拉夫记者访问了柬埔寨，他们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九日的美国周刊《七日》里报道说：

“我们获得的印象是，柬埔寨的农村并没有粮食缺乏的迹象；这个国家水沅充足，水道交错，食米毫无疑问是很充足的，鱼类也多；同时，气候得天独厚，种植任何东西都有收获，因而蔬菜很多……”

3. 《圣路易斯电讯报》驻华盛顿采访主任里查德·达德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访问民主柬埔寨，这是越南发动侵略前一星期，他写道：

“这三年多来柬埔寨的成就之一是它的建房方案，快速地建成了许多单独家庭的住房，比数百年留下来的老屋好多了……。在越南入侵前，全国各处建成数千栋简便美观、有九种不同式样的木屋，以替代陈旧的草屋，……”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饥饿的迹象。我从观察数以百计的柬埔寨普罗大众所获的印象是，他们有充分食粮，虽然食物的花样不多……”

“关于经济能否成长这一单纯的问题，这个农产丰富的国家再次显得富裕，逐步走向繁荣，最少在越南侵略者闯入之前。”

自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来，河内当局出动了120,000军队，在数百辆坦克、重炮、许多飞机和战舰掩护下，向柬埔寨进攻到处破毁，使柬埔寨成为寸草不生的荒地，即使在雨季也百物不长。

整个城镇、行政中心、数千农业合作社、学校、科技训练学院、工厂和医院、水库和储水池、数千公里长的灌溉渠，都被越南侵略者系统地予以摧毁。为了要饿死我国人民，以图消灭他们反抗的斗志，侵略者阻止他们到田里干活，摧毁稻田和耕地超过百万公顷，毁坏了所有农具，杀了百万头以上的挽畜——牛和水牛。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女记者伊丽莎白·贝克尔就越南侵略者在柬埔寨所

犯破坏抢掠的罪行在《华盛顿邮报》有如下的报道：

“难民的批评最严厉。来自东部磅湛省的一名柬埔寨难民名叫汉道的说，‘越南人拿走白米、轮胎、工厂的机器、布匹、家俱、汽车零件等一切值钱的东西。’”汉道说，他亲眼看见越南人用卡车载走这些物品，由第七号公路前往越南。

汉道继续说：“越南人的诡计是弄成好象是人民从仓库里偷走这些东西似的。越南人在磅湛市让我们从仓库拿走一些物品，并打开摄影机来拍摄。他们搬走摄影机后，便拿走所有值钱的东西。”他又说：“船只车辆等都运到越南去了。”

“汉道的话已由同一个难民营（泰国素林）里的其他难民予以证实，在南方暹罗湾附近达叻营里的难民也证实了他的话。湄公河东岸逃来的一名柬埔寨难民武美旺说：‘我亲眼看见越南人搬走床、轮胎等所有东西。’”

他说，“越南人用卡车把东西搬走。他们运去大米，却运来小麦。他们用小麦在市场购买物品。”

“在越南也可以找到部份证据。一位最近访问过柬埔寨的外国外交官告诉我，一批白色宾兹牌汽车运往越南后，又匆匆忙忙自胡志明市（前西贡市）运返金边，以便接送参加象演戏一样的缺席审判波尔布特的访客。

“那位外交官说，‘象所有占领军一样，都偷抢了些战利品。但是，当那么多外国人到达金边时，越南人只好把车子“借给”柬埔寨人。’

“在胡志明市和河内的古玩店里也可以找到充份证明。从这些越南古玩店所见的情形来看，越南一定偷走了大批柬埔寨艺术珍品。不但有普通的木雕佛象，还有无价的石刻、铜雕、阿普沙拉午蹈的雕象、吴哥时代的半身雕象等等。”

#### 四 在柬埔寨设立移民点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给联合国秘书长一封电报，指出河内当局使越南国民从越南迁移到柬埔寨领土，以代替被杀害的柬埔寨居民。

乔森潘先生写道：

河内当局采取这种手段的目的是要落实它的一个政策，就是使到柬埔寨整个领土上只有越南人。

因此，柬埔寨人民面对着一个致命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河内当局，它在推行有系统地灭绝柬埔寨民族的政策，妄图在世界地图上将柬埔寨擦掉。

河内当局明目张胆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把其千万同胞驱赶到海上。因此，它怎会不敢在世界舆论受蒙蔽的情况下对柬埔寨人民进行灭绝种族屠杀，杀绝整个柬埔寨民族？

就是这样，河内当局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底把将近 200,000 越南国民移置在柬埔寨领土上，并把他们分配到沿海和东部各省。目前越南当局继续对柬埔寨人民进行灭绝种族屠杀，强迫他们逃亡到国外，与此同时，越南当局又有计划地将越南国民移置在柬埔寨领土上。

这就是世界舆论还没有认识到的河内当局输出难民政策的另外一面。这一政策比它所推行的其他难民政策更为野蛮，更令人震惊。因为这是一种最残酷、最野蛮的侵略行动，越南侵略军就是这项行动的矛头，把一切烧光、毁光，使柬埔寨人民惨遭真正的种族灭绝，将越南国民移置在柬埔寨领土上。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河内当局正在全世界受蒙蔽的情况下吞并柬埔寨、灭绝柬埔寨民族，使柬埔寨人民受到真正的种族灭绝屠杀。这个事件不但悲惨，而且也违反全人类的良知。

谨请阁下在即将召开的国际难民会议上提出以上阐述的两个问题，以期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人道主义、正义和全人类良知找出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

从那时起，河内当局就加紧移置越南人到柬埔寨，现在竟有250,000人以上。同时，河内当局为了掠夺柬埔寨的养鱼业和渔业资沉，已在大湖区移置20,000名移民以上。

#### 五 河内当局摧残柬埔寨文化的罪行

今天，整个柬埔寨成为成群结队的越南人劫掠的目标。除其他东西外，他们抢走了柬埔寨的艺术和文化珍品，这是柬埔寨二千年文化的无价之宝。越南人把在柬埔寨所发现的一切物品运往越南：包括金、银器皿、宝石、我们博物馆、银塔和皇宫的珍品、雕刻艺术品，还有柬埔寨文化顶峰造极的艺术品和属于人类文化艺术遗产的吴哥窟浮雕。河内当局把这些东西放在棺木内，以备运往越南。

我国人民和政府小心保护吴哥窟，尤其在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一九七〇—一九七五年）的前五年和解放后的期间。

一九七五年后访问柬埔寨的国家和政府首脑，都看到吴哥窟得到很好的维护，但是，越南侵略者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入侵柬埔寨后，竟然加以摧毁。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华盛顿邮报》女记者伊丽莎白·贝克尔写道：

“在胡志明市和河内的古玩店里也可以找到充分证明。从这些越南古玩店所见的情形来看，越南一定偷走了大批柬埔寨艺术珍品。不但有普通的木雕佛象，还有无价的石刻、铜雕、阿普沙拉午蹈的雕象、吴哥时代的半身雕象等等。”

“其中有一件装在一个黑色木框上，正如博物馆的办法一样。

“我向店员问这些物品，并问它们的来历，警察就开始注意我，接待员更匆忙结束当天的购物行程，虽然我再三说要继续。

“一位外国居民说，‘从二、三月开始，胡志明市就出现柬埔寨艺术品。

到了最近才到达河内。我购买一具木雕佛象还有黄油油迹，我相信是从军用卡车车轴里粘上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世界报》就同一题目作如下报道：

“去年到吴哥窟庙宇浏览的游客和外交家看见这些东西还是完好的。”

## 六 对老挝和越南人民所犯的罪行

河内当局对老挝和越南人民横施镇压和迫害，这种政策无非是要消灭那些不愿看到老挝沦为越南殖民地的老挝爱国份子的反抗。成千上万的老挝人民背井离乡，逃到国外避难，特别是逃到泰国。

至于越南本国人民，全世界都亲眼看到河内当局惨无人道的政策所造成的一百多万“海上难民”的悲剧。据消息灵通人士说，一九七五年以来，有二十万以上的越南人民死于海上（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华盛顿邮报》）。河内当局趁火打劫，向这些不幸的难民榨取黄金。据估计，索取的数额今年已高达三十亿美元。单是今年四月，越南当局就从难民身上榨取了二亿四千万美元。据亲眼看到的人说，每一个难民要付一千至四千美元给越南当局。这种镇压和迫害政策的矛头，最后指向拒绝支持这种政策的越南领导人。黄文欢先生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他是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付主席，越南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到一九七六年为止是政治局的成员。今天，他已离开了他的祖国，因为他无法支持黎笋集团的法西斯专制。他在给越南同胞的一封信中表示：

“黎笋一伙独断专行，迫害革命者，使我无法在国内为人民工作。我不得不怀着极其悲愤和惜别的心情，离开自己的祖国。

“今天的越南，在黎笋一伙控制下，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是附属外国，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都是这样。

“他们使我国人民再次沦为奴隶，过着前所未有的极端困难的生活，过着前所未有的毫无民主自由的屈辱窒息的生活。

“他们自封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

“他（黄文欢）严厉谴责越南动员“反华战争”，“侵占”柬埔寨和“控制”老挝。他说越南派遣成万军队，和干部及其他“人员”到柬埔寨。（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华盛顿邮报》）。

许多美国知名人士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刊登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

“越南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被捕、被关在监牢和改造营里受尽折磨，若干人犯的唯一“罪行”，只是秉持良知。贵国政府非但不建设饱经战祸的越南，给它带来希望，反而制造了痛苦不堪的恶梦，抹杀了越南社会在许多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

“贵国政府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声明，当时约有五万人被监禁。但据记者、无党无派的观察家和难民估计，目前的政治犯约为十五万至二十万人。

“不论确切数字是多少，事实却并凑成一张惨不忍睹的图案。世界各地的报章杂志，从《世界报》、《观察家》到《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都刊登了调查属实的报导。我们听到过越南人民——有工人、农民、天主教修女、佛教僧侣、海上难民、艺术家、专业人员以及曾经同民族解放阵线并肩作战的人告诉我们的恐怖故事。

“— 监牢里人满为患，关了成千上万的“在押人”。

“— 人会失踪，再也不见回来。



“ — 有人被送往改造中心，靠一点难以果腹的霉饭充饥，手脚绑在一起被迫卷伏在地上，在密不通风的箱子里窒息。

“ — 有人被用来以人体作地雷探测器，用手脚来探测敷雷地区。

“ 对许多人来说，这简直是人间地狱，生不如死。

“ 许多受害者都是曾经支持和为统一、自决事业进行斗争的男女老幼；还有和平主义者、宗教团体的成员、或因道德和思想上的理由而反对过阮文绍、阮高基专制政策的人；以及因为忠于创作表现而为贵国政府集权政策所不喜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 国际大赦社和其他组织曾要求公正地调查监狱情况，但未获答复。 打听丈夫、妻儿下落的家庭也没有获得下文。

“ 正是因为坚持人类尊严、自由和自决的基本原则，许多美国人才起而反对南越政府并反对美国政府参战。 正是本着同一种信念，我们要仗义执言，反对你们粗暴地藐视人权。 就象在六〇年代一样，我们现在要大声疾呼，让贵国人民能够活下去。

“ 我们呼吁你们停止监禁和酷刑，让中立的国际调查团去视察你们的监狱和改造中心。

“ 我们敦促贵国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宗旨，贵国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是有义务遵守的。

“ 我们敦促贵国信守承诺，遵守自由和人类尊严等基本原则。 . . 给越南带来真正的和平。 ”

## 七. 违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罪行

越南对柬埔寨、老挝和东南亚推行的霸权主义政策，严重地威胁到世界和平与安全，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与安全。

一九七七年七月，万象与河内签定《友好合作协定》之后，越南就并吞了老挝，把老挝变成越南的另一殖民地：越南在老挝屯兵六万人，对老挝爱国人民推行镇压和迫害政策。越南“并吞”老挝之后，把它的边界延伸到泰国，直接威胁泰国的和平与安全。十几万越南人定居在老挝，喧宾夺主，取代老挝人民，掌握了老挝的命运。

越南除了将《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和不结盟原则肆意践踏以外，还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向民主柬埔寨发动侵略，又一次真正地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秘书长在年度报告中(A/34/1)说：

“今年，联合国所特别关注的是印度支那事态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涉及宪章原则的基本问题，而且还带来了非常严重和悲惨的人道问题。”

他还说：“在经历了漫长的、残酷的战争以后，印度支那的局势不仅危害到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也很可能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他最后说：“在这方面，和对最近发生的其他局势一样，最紧要的是，应该尽一切努力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特别是尊重各国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等原则，来谋求问题的解决。”

东盟五国在提议联合国大会审查议程项目123“柬埔寨局势”时，就突出了东南亚发生全面冲突的危险。

安全理事会曾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和三月十六日，就安理会不结盟成员国

及东盟五国分别提出的各项决议草案进行两次表决，表决结果是：赞成者十三票，反对者二票（反对的二票中，一票是常任理事国）。决议草案要求越南停止对柬埔寨进行侵略战争，外国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让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

面对着全球对其政策的谴责，河内当局便诉诸骗人的伎俩，对柬埔寨人民和政府大肆诽谤和诬蔑，对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和独立的人民及国家妄事威胁和讹诈。

八. 河内当局骄傲自大、玩弄阴谋诡计  
以掩饰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灭绝种  
族罪行和对人类犯下的罪行

河内当局推行地方扩张主义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某些善良的人还不太清楚的是，河内当局的对外关系是建立在以谎言、诬蔑、阴谋和诡辩堆砌而成的原则上的，其主要目的在于掩饰其妄图兼并柬埔寨领土、灭绝柬埔寨人民，然后向整个东南亚扩张的罪恶活动。

因此，一九七九年一月，河内当局在安全理事会上是厚颜无耻地说谎，胡说什么在柬埔寨没有越南军队。然后，由于不止有十二万大军驻扎在柬埔寨境内的侵略罪行被立即发觉，它们又迫不及待地提出侵柬两个月后同傀儡政权签订的所谓“友好合作条约”为自己遮羞，这个傀儡政权是越军入侵柬埔寨三星期后建立起来的，在柬埔寨没有任何基础，只不过是越寇的一个影子。事实上，一切决定都来自西贡，一切事情都是西贡在管，而且是由越南共产党政治局两名成员，黎德寿和范雄亲自发号施令。即使在金边，傀儡当局也是在越南三人集团的直接控制之下。此外，金边傀儡政权除了强行编入越南军队，受到越南军官严密监视的几百名兵士以外，没有任何军队。

为了掩饰它们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可憎的灭绝种族罪行，河内当局甚至恬不知耻地欺骗世界舆论，一手导演了所谓的“人民革命法庭”丑剧。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七日《法新社》描述说，这是“一个经过妥加安排的集会，……证人的证词都是事前仔细排练过的。”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的《世界报》说，西方观察家注意到越南占领者演出这次诉讼，是为了“从这种既演法官和又演当事人的活动中，取得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利益”。越南占领者导演这出戏，也是为了“替自己在柬埔寨和老挝境内驻扎二十五万多军队寻找理由”。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世界报》的社论还指出，“未来几个月内，几百万柬埔寨人面临饿死的危险，高棉族好象一

度居住在越南部分地区的占族一样，可能很快就从地球上被消灭殆尽，在这个时候上演法律和政治的独脚戏，与其说是可笑，倒不如说是可怕了。”

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河内当局派它的第五纵队杀害了一万名柬埔寨爱国人士，在十个月的侵略战争中，屠杀了不止五十万柬埔寨人，另有五十多万人惨遭饿毙。阴狠毒辣的河内当局竟敢血口喷人，指控民主柬埔寨政府是罪魁祸首。这种诬蔑宣传，不过是为了掩饰河内当局存心消灭柬埔寨国家和人民的可恶灭绝种族罪行而已。

事实上，民主柬埔寨政府是由柬埔寨人民组成的，它领导人民进行了五年的民族解放战争，最后取得了胜利，它了解人民深切的愿望，知道河内当局有兼并野心，知道战争给柬埔寨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它不可能故意破坏一贯执行的政策：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国内全部物质、人力、知识资沅和物质以及精神力量，来加强国防，迅速重建国家和改善饱受战祸的人民的生活。

一个将其本国人民虐待到这般天地的政府，显然不可能在一九七五到一九七八三年就基本上解决全国人民的衣、食、住和药品问题；不可能基本上扑灭疟疾；不可能那么快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一个将其本国人民虐待到这般天地的政府，显然不可能得到人民这么强大而坚决的支持，在这场抵抗越南侵略的艰苦的人民战争中，我国人民却甘心做出巨大的牺牲，将不止二十万越南军队羁绊在柬埔寨境内。

河内当局已经困身在它自己的阴谋诡计和谎言中，其实是因为它垂死挣扎，妄图掩饰其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灭绝种族罪行，掩饰其对越南本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过去四年中，河内当局花费了十亿多国际人道援助的美元，这些钱并没有用来改善越南人民的生活，而被用来推行其在东南亚的侵略扩张政策。因此，越南人民目前的生活更苦于解放以前。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华盛顿邮报》上伊丽阿白·贝克尔曾经这样描写河内：

“对一个第一次访问北越和河内的人来说，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极度的贫穷。人们身体瘦弱，衣衫褴褛，房屋破烂不堪。一切东西——从肉到药品——都非常缺乏，这一切都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一个传奇性军事强国和第三大共产主义国家的首都的情况。

这种贫穷很多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住在河内的西方人说，“我知道这些事一开头很难理解，我以前也不懂。但你可以从春节（亚洲的阴历新年）观察出来。桌上的食物一年少于一年。一九七六年时的春节，丰富得难以置信：肉、鱼、甜品、要什么有什么。去年，什么都没有了。有些人连饭都没得吃。”……“尽管一九七八年是历史上越南稻米空前丰收（1,300万吨）的一年，但仍然无法填补这一年粮食短缺，这次粮食不足，据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付主任黎荣说，是越南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他说：“你们可以说，我们今年可以养活本国人民，因为我们出产了我们所需要的粮食：1,250万吨。可是，我们还是不能养活人民。我们必须将米挪用于其他方面。这些其他用途，据他说，是饲养牲口，和养活越南驻在老挝、柬埔寨和北方边境上的军队。黎荣说，“现在，我们要供应更多粮食，花费更大的军费。军队征用了我们运输用的卡车，征用了我们发展农业和经济每一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

正是河内当局这种侵略扩张罪恶政策，构成了越南人民，包括一百多万“船上难民”饱受苦难、柬埔寨人民惨遭灭绝种族、老挝人民苦难深重、全东南亚的和平、安全、稳定受到威胁的深刻原因。

九. 只有越南部队全部撤出柬埔寨  
才能结束河内当局在柬埔寨的罪行

河内当局执意推行兼并主义，不顾全世界的谴责犯罪到底。过去几个月内，它增派了好几个师到柬埔寨，送去了大量新式军事装备，准备加紧进行灭绝柬埔寨种族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东南亚局势不断恶化。该区域的和平、安全、稳定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河内当局侵略扩张的战火随时会燃遍东南亚。这一区域所有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直接的威胁。

面对河内当局这些罪行的升级，联合国以及所有爱好和平、正义、独立，维护宪章神圣原则的国家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使柬埔寨人民能够在国境以内生活在和平、稳定之中，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体面和民族尊严之中，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一个独立、统一、和平、中立、不结盟的柬埔寨国家以内。为此，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立即停止其对柬埔寨进行的侵略，立即无条件从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占领军队和移民。一言以蔽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必须立即尊重民主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柬埔寨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柬埔寨内部问题将依照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的政纲取得解决，也就是说，柬埔寨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将交由柬埔寨人民自己通过普选作出决定，这种选举将在联合国秘书长监督下，以不记名的直接自由投票进行。

-----